

雅尼克·法朗索瓦 Yannick François

“走、看、做”

我从1974年起成为了雕塑家。之前我是个画家，或至少我想用我的一生来作画。

那时，我经常用石膏以及蜡来做铜雕塑，这是和我现在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但我发现之前的主题到至今还是会不停地涌出来。

我把最初的一些雕像名为“蛹”，“风的男人”，“亚当”或利用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舒拉基（André Chouraqui）所起的名字“亚当，土之子”。把你的邻居说成是乡下人也算一种赞美。

我是在法国朗德省和吉伦特省学会了观察世界。我有一个身为伐木工人的外公一直在我身边指导。我和普通的小孩一样，常常去捡一些浮木、羽毛和各种杂物。有时会去抚摸兔子和羊皮。我认为这是接触大自然和发掘万物的最好方式。我之所以收集动物的皮毛是因为我看了关于因爱斯基摩人的书而开始对他们感兴趣。爱斯基摩人现在被称为因纽特人。当初呈现在我面前的风景是一个三角形形状。一边由狭长的沙滩组成，另一边由吉伦特河的左岸形成。吉伦特河拥有很多沼泽和急流让人难以靠近。这两条边界的交点是格拉芙区的北面。格拉芙是从法语里的“gravier”而来，是波尔多和梅多克地区著名的碎石聚集地。它由比利牛斯山作为这地区的底座。但我幼时的记忆里它却在世界的另一端。

朗德省茂密的森林铺盖了整个地区，它的一些池塘和弯曲住满鳟鱼的小溪让我印象深刻。这些水流让这处风景有了苔原的感觉，那些冲积平原便是迁徙鸟类的最佳逗留之处。当地的指南地图能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的信息。说到底我是一个人寻找这些地方到呢，还是有我的另一半陪着呢？说实话我们很喜欢散步和观察，我们和那些组织去远足的人不同。法语里的“randonneur”（也就是那些去远足的人们）是从“randon”而来，它在古老的法文是“累”的意思。“Courir à randon”就是跑到没力气为止，“randir”代表激烈和急性行走。在这些词语里面有着着急、疲劳的感觉，而和散步是完全不同的——雅克·拉卡里埃尔（Jacques Lacarrière）。

其实我一直漫步和搜集。

之后我在法国著名的布勒学院（École Boule）学习了传统的艺术。到今日，人们还留着法国工匠师傅的传统“Les compagnons”。这个机构要求成员们沿着法国和纳瓦尔的路观察和学习。

大概就是这样的教育让这些实践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行走在我的雕刻事业占据了非常大的一部分。

我需要选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主题，例如“大海到西洋”，然后漫步行走每天二十到二十五公里，从地中海到大西洋。我会每次定一个路线，把它画在地图上然后随着它慢慢的走着直到海边。

我们谈话风趣的被称为Fécamp的谈判。我们决定看到的岸便是我们行程的第一条路线或是一个风景，我们仿佛看到了含着诗意的地区的原始地方。和这个推论一起。一张地图。

Huichol印第安人或者Wiraika人为了举办一些宗教仪式和一些普通的仪式（比如婚礼），会从墨西哥哈利斯科的马德雷山脉到达纳亚里特附近。对他们而言，太平洋象征着万物离去和重生的地方。他们认为只有接触到太平洋这神圣的地方才有意义。

还有一次，我穿过了法国中央的土地。从圣基岩（St-Guilhem le Désert）到多姆山链（La Chaîne du Puys）。从世界尽头高原到无忧谷。我没发明这些名字。多姆山链的最后一座火山俯瞰利马涅平原代表着旅程的终点。

我也参与了几次墨西哥索诺拉沙漠（Sonora）散步之旅，更详细的说是皮那卡特沙漠（Pinacate）。在由浓黑岩浆造成的宽广地区长着一些小小红色的草和仙人掌。那个像马戏团帐篷一样的山坡就是帕帕戈印第安人（Papagos）的卫城。它和利比亚的沙漠一样，属于全地球最热和最荒凉的地方，也是最适合美国人登月练习的地点。

这些旅行让我深深体验到了大地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财富。那种丰富的体验，那种感动我在法国也找到了。

刚才我说起我一直搜集和散步。散步和拾起一些被遗留和被时间遗忘的东西，比如：羽毛、鸟的骸骨，昆虫、被风磨过的木头。它们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特质。在地下一动不动，它们变成了一种标记、一种记号。

万物有灵论的思想会称它们为神物。像拉普兰人（Lapons）和萨米人（Sam）经过的时候都会敬拜，但不会去触碰、不挪动它们。对我来说它们是一种大地的言语。

无论这些找到的东西有多美丽，一个简单的物品就能表现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特别的事物。就像这个在名叫Bernache Gravant的小鹅，它在一个冬天的Ars-en-Ré口被发现。小小的骸骨让我想起了它为了寻找一个更暖和的地方过冬，每年得飞一千两百公里的行程离开西伯利亚。它也描述了和它有着共同点的萨满、雅库特、通古斯和涅涅茨地区。它们都和万物生存的三界有连接：地、水、空。

它还跟我叙述了一些以打猎为生的人群的故事。这些游牧民族跟着驯鹿，以冰融化的速度前进。自从他们离开了多尔多涅（Dordogne）以后就被人们称为古北极教化。

这么小的记号拥有着巨大的召唤能力。
有的比较弱，还有的对我来说力量太大。

你们是否能了解找到一样东西时是有多么的感动？一个小小的事物就能停止我的勘查再出发我的创意。

拾起或简单的欣赏就是鉴别的艺术。

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一样东西，因为它是在此时此地形成的。

早上六点，在夹在两座长满了树和苔藓的岩石山间的一条激流底下，墨水的蓝色代替了黑色。温度突然的下降并不会结冰。在甜蜜的夜晚到暖和的白天之间，地面被铺了一层露水。就连激流的声音也不平静。我处在一个古老实验的根源：倾听大地。

对地球自己带来的感受程度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体验到。

就在这时候我能了解，或者说领悟到大地是怎么用它的力量创造故事和传说。

这永久的能量是万物和文化的起点。我作为现代创作家也挖掘了这根源。我只能利用一些我自己收集的碎片来叙述大地的伟大。钳工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并不是一个石匠。我也可以开玩笑说得更复杂一些。我自称为“Arpenteur Appareilleur de kratophanie Chthonienne”行走者以及大地呈现的能量收集者

但这可能有点说了太夸张了点。

我的工作是在路边短暂地预览一个以成型的雕像开始，直到工作室再完成。

在那里，我得让它们焕然一新的生命，让它们比在路上时候更有价值。致密化能传达，能表现。让那些在自然周期消失的元素，能用重生的方式进入生命的轮回里，再刻印在人们的脑海里。这就是我所说的致密化。

最好的例子应该就是盆景了，它不是一棵小树而是一棵致密化的树。

在工作室时一定会有第二次的发现。目光一定要流动和警惕，因为在路边形成的，也就是说第一种雕塑会自己施加一些变异。第一眼总会带来许多可能性。

每次我雕刻的时候都是一种享受。

手工就是思考和平静的时间。并不代表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制造总会让人很开心。眼睛需要一直探测。

元素装配的方法很老式，只需要用胶水、线、榫接和榫眼、拉菲草、需要时会用到焊接。我用到最多的连接材料是

plexiglas和altuglas（两种不同的有机玻璃）。我追求的是越隐形越好的效果。就像是空气和水一样连起或者分离万物。我暂时比较喜欢用透明的素材。它们能够表现出一种中性或者空虚的间隙。谨慎和坚固是它们最好的特质。其他的素材像是：拉菲草、皮质、等。虽是在视觉上比较让人满足，但是它们被称为是物品或是原始的作品。提到羽毛时，大家都会联想到西化民俗。然而它是属于鸟类、空气、风和旅行。它也可以代表书法。

Huichol印第安人想的还要远。他们说一些神圣的鸟的羽毛（松雀鹰、老鹰、鹞）绑在Muweiri也就是Mara'Akamé（萨满祭司）的权杖上。羽毛上面的图案描绘了祖宗的法律和教义。他们觉得自己的故事写在了能写子的东西上面，这点我觉得还蛮有趣味的。

我也会用骨头，通常是鸟类的骸骨。把它放在地上的时候有一种很强大的感觉。没有任何人可以无动于衷地路过这种类型的标记。

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它的病态。我反驳了这个说法（马上这社会的人们会怕自己的影子）。

骨头是永久的，这幅带着曾经支撑过生命的结构是最难被分解的。

和许多打猎名族一样，古北极的人们认为骸骨是一种重生的象征。我像个古生物学家一样摸索这些骨头，没有兴趣更没有时间等待种类灭绝后才要叙述它的故事。这种实践和美洲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文化有着微妙的关系。这并不是抄袭也不是模仿，但可以说是对一种文化的尊重。这种理念来自于我们拥有着共同的根源。

Peter Shutton的《最美的梦，澳大利亚人眼的世界》文章叙述了一个原住民的小孩和自己父亲去钓鱼的故事。他拖着的标枪在地上划出了痕迹。父亲就叫他停止并且跟他解释说：“毫无理由地在地上做记号或发掘，等于就是弄痛那些永远睡在这里人的骸骨”。我们只能在饥饿和祭奠结束以后才能挖掘”。这种关系像是Pierre Jakez Elias的外公在《Cheval d'orgueil》书籍所说的一样。

不列塔尼人（法国西北部地区）总会一年里有一到两天到海边放松自己。小孩子就在水里玩鹅卵石还有抓螃蟹等。在回家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叫他们把东西放回原位，因为他们没有理由扰乱世界的规律。

我不认为布列塔尼人迷信，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态度和大地理念很相似。

万物有灵论者认为大地是个已完成的实物，而人们需要用仪式保养它和更新祖先所建造的样子。

虽说毫无科学证明，但这种思想适合于人类的寿命。

40到70年，世界的变化很小，但种类的进化却是无法描述的。这种思想让他们更加的注意，更加的尊重大地。

它毫无任何宗教信念，毫无对黄金时代存在的幻想，让我觉得它是个能让我思考和挖掘的区域。

活在现在的好处就是我们只要去接触，而不是去摸索和探查各种文化。

它们的技艺让我体会到大地智慧。也是和外界，和经常被隐藏、被最小化甚至被嘲笑的世界的一种协议。

这些文化帮助我表达出了我想说的。我阅读过多数的关于名族的书籍，去过人类博物馆、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1986第一次还去墨西哥旅行。这些旅程更加的支撑了我的理念。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原来“重新发掘”的工作很从我小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开始了。然后就变成了业余爱好，在成年的时候变成了一种习惯。到最后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姿态，这就是我的雕塑的基础。